



# 未来的愿景该怎样描画

## ——读《未来吃什么》

赵青新/文

全球变暖和人口增长的趋势，促使我们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思考着“未来吃什么”。美国学者阿曼达·利特尔历时三年，走访了十余个国家，写成了《未来吃什么》一书，副标题为“人类如何应对食物危机”。

作者积极探讨在全球变暖、气候变干、人口激增的背景下，是否能够实现以及怎样实现持续、公平地满足人们的饮食需求。开发高能量的、浓缩的、能够贮存数年的急救食品，是维持基本生存的途径。作者希望，在满足生存需求之外，能有很多可供选择的其它食品。据书中受访者之一，植物学家马克·奥尔森的意见，我们应以不同的方式思考种植作物的质量和适应性，仅仅提高产量的农业已经过时了，未来的农作物必须拥有更高的质量，这也意味着食物更有营养，作物耐寒，快速生长的同时能够忍受气候的波动。未来农业的任务很沉重。

作者遇到了秘鲁工程师乔治·赫劳德，他制造出了可以除草的机器人，减少了对农用化学品的使用。作者拜访了众多创造实验室培育肉和植物肉的桶装蔬菜初创公司，探讨人造牛肉、猪肉、家禽和海鲜等“无动物产品”的研究开发。作者前往肯尼亚，走进第一个种植出转基因玉米的农民的田地，参观世界上最大的垂直农场，在那里种植蔬菜无需土壤和阳光。作者探索以色列的智能水网和挪威最大的养鱼场。作者观察生物的厌氧消化，分析3D技术的可行性。作者描述遇到的奇人异事，例如践行永续农业、培育食用昆虫和重现古代植物。

作者努力突破全球食品体系的当代困境。比如，机械耕种的传统。人们惯于使用拖拉机翻动土壤来除草，但这会造成水土流失，导致土壤逐渐干旱，破坏微生物种群。书中提及“免耕”耕种。这是一种完全不用犁地的生产方式，主要靠秸秆残渣天然分解，之后像肥沃的地毯一样覆盖在土壤表层。作者没有说明分解

的时间速度。那么，免耕是否能大面积推广呢？比如，作者拜访了中国企业家张同贵的有机农田。有机农业耗时长，需要投入很多时间处理土壤、解决水源，还有存储和运输农产品的物流系统。这种费力、费时、费钱的农田开发项目，回报率很低，而且大多数顾客不喜欢长得“丑丑”的、形状粗糙的农作物，更讨厌从生菜里发现小虫。目前来看，有机农业的核心价值观尚未得到多数人的认可。

全球食品体系可能发生的变化太多了，各方面的尝试和思考很难兼顾。目前来说，生态主义与生产主义仍有很大矛盾。作者表达了对食肉行为“良心上的不安”，却没有提及肉类食品的摄入在食品结构，尤其在发展中国家食品结构中的重要性。作者抨击了现代食品加工技术和农药化肥的使用，却没有说明农民为何选择使用明知有害的农药，也没提食品添加剂对食品储存加工的意义。为了满足市场对“绿色有机”的需求，农民承担了缺少化肥导致的产量下降和缺少农药杀虫剂的潜在风险，由于缺少对农产品的储存和运输能力，作为个体的农民很难与大型农产品集团对抗，农民承担了这部分风险却无法得到收入上的增长，往往只能接受高等级经销商的盘剥。

有机农业的步子目前不能迈得太大。这类现实的教训很严重。比如，2021年4月，斯里兰卡宣布全面贯彻有机农业，成为“全球首个彻底抛弃化肥的国家”。这一举动导致全国90%的土地缺少肥料，大量耕地因为严重的虫害减产50%以上，全国粮食产量近乎腰斩，斯里兰卡的“无化肥国家”尝试仅仅持续了半年时间，就导致政府背下了高额外债，大量农民失业破产，直接引发了粮食危机乃至斯里兰卡全

民生存危机。可见，未来建基于现在，跟吃饭问题紧密相关的农业应当尊重产业发展规律，不能轻率冒进。

该书为人类的未来提供了愿景。不过，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的：“创新和无知让我们陷入食品体系的泥淖之中，可是如果创新与良好的判断力能够联合起来，就能让我们摆脱这个困境。”政府要提倡创新，也要把握创新的方向和力度，循序渐进，这是需要注意的。

# 孤寂的告白者

## ——读《婚礼的成员》

白羽洁/文

20世纪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卡森·麦卡勒斯，成长于一个混乱和绝望的年代，代表作有《心是孤独的猎手》《伤心咖啡馆之歌》《婚礼的成员》。此外，她也同威廉·福克纳一样是美国南方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所谓南方文学，即“南方文艺复兴”，通常指美国南北战争之后在南方逐渐流行的一种严肃而含有悲剧意味的文学。之所以将麦卡勒斯归为此流派，与她的写作风格密不可分。生活年代的动荡不安，决定了她的文字整体呈现出孤独怪诞、意识流、浪漫主义的特点，且由于这种年代中成长起来的她同样坎坷不顺，短暂的一生数次遭受疾病摧残，因此她的作品多描写孤僻古怪的女性角色，孤独和疏离始终贯穿于她的作品。

《婚礼的成员》为何被称为麦卡勒斯“最成熟的作品”？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讲了美国南方小镇的“假小子”弗兰奇，由于步入成长期且缺乏知心朋友常感到孤独迷惘，渴望去看辽阔的世界，甚至不惜去参军，于是让举行婚礼的哥嫂带她离开小镇就成了她唯一的盼头。这位“婚礼的成员”的孤独心理，包括小镇其他人内心不同的孤寂和烦闷是作者写作的亮点，亮点的凸显主要依靠人物塑造、叙事语言和主题升华。

同时凸显出主角人物和配角人物的特点是作者写作功力的体现，麦卡勒斯不仅能够写出性格各异的人物，也能找准人物的共通之处，通过内心情感变化推动情节的发展。十二岁的女孩弗兰奇，孤僻又敏感，年龄不大却讨厌被当成小孩子对待，麦卡勒斯笔下的她，像是处于一种“临界状态”——身体仍是女孩，内心属于女人的灵魂却早已苏醒。“临界状态”看似体现在某个主角身上，实则这背后承载着一个社会对某年龄段人的深层认知，这就使得“临界状态”具有象征意义，读者可以凭借人物的行为、心理、情绪等唤起自己的本能感受，跳脱出社会对某类人的固化评价。弗兰奇内心女性灵魂的苏醒迫使她急切地想要逃离现有生活，结局的失败将她苏醒的灵魂毫不留情地钉在原地，这看似是讲弗兰奇自己的故事，倒不如说是作者以弗兰奇的心理变化和行为动机为脊髓，不连贯的叙事成为敏感情绪宣泄的阶梯，那些在成年人看来无足轻重、难以言说的秘密和哀伤得以重见天日。同时，作者的女性身份使得我们顺着她的视角去观察人物时，看到的不是像纳博科夫笔下亨伯特·亨伯特难忘的女孩趴在草丛中的奇异的魅惑力，目光所及却是惊慌脆弱又敏感的那一面，完全不加掩饰，这正是青春成长期女孩的自然姿态。

配角厨娘贝丽尼斯、表弟约翰·亨利、弗兰奇是常出现的几个人物。贝丽尼斯、约翰·亨利常和弗兰奇围坐在一处，聊的内容天马行空，甚至毫无逻辑。贝丽尼斯喜欢讲她不太完美的婚姻，她被禁锢在鲁迪存在的那个世界，看上去已经出走实际内心无法逃离……“人们飘零着的同时却被限定，被限定而又飘零着”，人人有不同的命运，都想挣脱束缚自己给自己做主，但无论怎样努力都困在棋局中。读者在聆听他们说的每一句话时，会有迷茫和不懈，然后是空洞，最后是了然。作者笔下的每一个人最终都被那个深不可测、混乱郁结的黑洞吸引，秋色最灿烂的时节，弗兰奇将要搬家，约翰·亨利死于疾病，贝丽尼斯打算结婚，他们的生活会像潘多拉魔盒一样最后生出希望吗？我们仍未知晓。

语言，是利器。读者能否与作者以及她笔下的人物有效对话，不仅依靠作者写作功力，也依靠译者能否精准传递作者的意思，该书的译文我认为准确有余但细腻不足。如第一部分开头处，弗兰奇与正在和面的贝丽尼斯对话后有一个转场——读者的视线从暮色的院子到厨房整体再到墙壁，译者斯钦将对院子和厨房的形容分别是“黑乎乎”“明亮而温暖”，对比译者周玉军的译文，他将院子、厨房、图画形容分别译为“暮色”“火热、明亮而又奇怪”“怪诞”，显然更注意揣摩作者的所思所想，也注重场景转换之间的过渡，使读者不至于一头雾水。麦卡勒斯当然是描写功力出色的作者，不论是对人物个性和少年心理的刻画还是对整体氛围的描写，都有奇妙的张力，值得多次品味。她的心里就像有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童，外面留给别人观察，看着她一步步成长、成熟；内面留给自己，墙上天马行空的故事是她的玩伴，缩在墙角是她最能获得安全感的姿态。

也正因为她行文鲜活、敏感、抒情，这本书的主题才能和行文表达之间达成和谐。“我们所有人都被限定。我们生来就各有各命，谁都不知道为什么。但每个人都被限定了。我生为贝丽尼斯，你生为弗兰奇，约翰·亨利生来是约翰·亨利。也许我们都想自由，挣脱了好自己做主，但无论怎样努力都在定局之中。我就是我，你就是你，他就是他。我们每一个人都被自己限定。”麦卡勒斯对自己有清醒的认知，她将自己内心的孤寂决绝地公之于众，却又带着带着复杂的情感诉说，这与《伤心咖啡馆之歌》何其相似？书中的每一句话都有关孤独，但当作者诉说这份孤独的同时，她也在试图与孤独和解。弗兰奇做了很多关于婚礼的梦，艾米莉亚做了关于爱情的梦，麦卡勒斯也做了很多关于自己的梦，但这一切究竟有什么意义——意义就在于她们向前迈了一步，虽然以失败收场，但这一步是结尾，更是故事的高潮。

卡森·麦卡勒斯的名字一直和孤独有关，就像田纳西·威廉姆斯在她传记的《前言》所写：“卡森的心经常是孤独的，它是一个不知疲倦的猎手，寻找着那些她可以为之奉献的人们，但那是一颗明亮的心，它的光彩盖过了她全部的阴影。”她是孤寂的告白者，承载她思想的角色们也带着假面向我们告白，透过这些种种，读者能获得自己的感悟或许是我们收获的最珍贵的东西。



# 与忧虑共处

## ——读《忧虑：一段文学与文化史》

朱华丽/文

忧虑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它如生活中涌动的暗流，如影随形。现代社会，人的内心世界越来越被关注，焦虑、强迫症、抑郁等病理学意义的分析，让复杂的精神世界更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相比之下，忧虑不太被关注，似乎因为它波澜不惊、可有可无。不过，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它日益成为我们身体和精神无法分割的一部分，追寻忧虑本身就是一个渐进而忧虑的过程，它可以洞察个体精神实质，也可以牵扯出一段文学与文化史。

弗朗西斯·奥戈尔曼的《忧虑：一段文学与文化史》是一部有关忧虑和忧虑之人的书，它既不是一部医学书，也不是一本自助书，仅仅是忧虑者的自查手册。作者从历史的角度，以文学、艺术、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之手层层剥开忧虑的神秘面纱。书的指归并不落在忧虑带来个体感受的痛苦上，而是更加理性客观地叙述忧虑作为一种“时代疾病”的独特文化能见度和流行性。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本书算是“时代疾病”的文化指南。

目录前一页整张纸上印刷着“万一……”，很有意思也很有深意，“万一”是忧虑之源，所有对未知的不确定和不安感均来源于此。作者以“万一”开头，抛给了读者关于思考“忧虑”的诘问，也给全书的陈述作了一个铺垫。比如第一章中“忧虑的主要特征是对未知的未来，或者更确切地说，对于存在某些不确定因素的未来的担忧。对个人来说，它最常见的形式就是一个问句，起首于‘万一……’”，忧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同样也体现在它与其他方面的关系，譬如忧虑和语言的关系，二者密不可分，忧虑既能通过语言进行谈论和描述，但又在语言能理

解的范畴之外。再如，忧虑和信念的悖论关系，忧虑源于信念，忧虑者的心灵藏有不朽的信念才不会被一眼看穿，同时，又需要通过信念消解忧虑。

夜阑人静，作者脑海深处不断搅动、锤击的声响与周遭的宁静格格不入，一个忧虑者的形象和内心世界跃然纸上。弗朗西斯·奥戈尔曼从自己的亲身感受入手，分享忧虑的独特体验，从而讨论忧虑的含义、来源，以及它如何与我们终身为伴的文学、哲学、历史上的沉思。全书以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中的经典台词作为四个章节的标题，“可是唉，你近来这样多病”“哎哟，真是不可思议的怪事”“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请接受我心烦意乱的感谢”。仔细品味全书的精华，不难发现作者除了表达对莎翁的致敬外，潜移默化中就将忧虑到底是什么、从何而来、因何而起、如何面对等一系列问题糅合在了每个标题之下，且自成体系，将“忧虑”这个时代命题从表象到内在一一进行拆解，直至接近真相。告诉读者，如果注定无法摆脱忧虑，那不妨去了解它，因为它可能是你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是值得感谢、非常诱人的一部分。

反复高频率地使用“忧虑”这个词眼，确实会让人有阅读的倦怠感，但作者不想用其他的辞藻来替换，因为在他看来这样只会弱化忧虑的特殊性。另辟蹊径的见解使读者兴致盎然，作者也承认自己希望以更个人化的角度入手来描述复杂多样的忧虑。全书探讨的无关病理状态，主要是一种日常状态，一种“精神障碍”范畴之外的思维习惯。关于“精神疾病”，英国心理学家理查德·P·本托尔的观点是：“也许，对理智与疯癫的界定，取决于我们的立场。可能某种情形从一个角度看是疯狂的，同时从另一角度看却是理智

的。”于作者来说，忧虑绝非一种病态，它只是家常性、功能性的情绪，忧虑还循环往复自成一个因果链的闭环，而且旧有的忧虑消解之后，新的忧虑又会浮上心头。弗朗西斯·奥戈尔曼跳出固有范畴，用独特的视角洞察忧虑，《星期日泰晤士报》也评论该书“含蓄精妙，富有探索性和完全的创新性”。

作者还逐渐深入着眼现代生活的虚构文学，比起冷冰冰的学术研究，作者诙谐而富有哲理的沉思来自于大量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身边的相关实例，像威廉·S·萨德勒的《忧虑和紧张，或自我掌控的科学》，美国医生乔治·林肯·沃尔顿的《为何忧虑》，伦敦歌剧院上演的喜剧《我应该忧虑》等。20世纪初，忧虑备受现代主义作家的青睐，特别是“内心独白”的方式，如弗吉尼亚·伍尔夫《到灯塔中去》对忧虑者进行了深入的刻画，运用“内心独白”的叙述方式，将读者带入忧虑的深海。

最后，弗朗西斯·奥戈尔曼从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中获得启发，推导出“我忧故我在”。忧虑正是在人们的反省、评估、权衡、怀疑之中诞生的，人们获得了思考和决定的“自由”，却也让忧虑者举步维艰，因为选择而忧虑，因为选择失误的负罪感而忧虑。“我忧故我在”让人不必再纠结困扰和负罪感，因为忧虑本身就是富有前瞻的思考。

正如作者所说，“对于忧虑，我们仍然经验多余分析，活在其中多余对其审视。”忧虑者不妨放宽心态，对自己宽容一些。艾伦瑞克提倡人们“负向思考”，更多的不满、更多的忧虑，也许会使不安全的未来变得更加安全。所以，也许精神痛苦未必是件坏事，以一种更坦然、美好的思考收尾，未尝不是对忧虑最好的诠释和理解。

## 罚款催缴通知书送达公告

当事人：杨正坤，住址：河南省新蔡县杨庄户乡杨集村委大杨庄组，身份证号：412828196803011594。	书》（温应急催〔2022〕02号），要求你立即缴纳罚款，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加处的罚款由代收机构直接收缴。
本局分别于2022年4月12日和4月14日在《驻马店日报》和《温岭日报》刊登了《行政处罚决定书》（温应急罚〔2021〕36号）送达公告，要求你于2022年6月29日前将罚款缴至指定银行。你至今未履行该处罚决定，因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罚款催缴通知	特此公告 联系人：钟朝斌 蒋左海 联系电话： 0576-86223693 温岭市应急管理局 2022年7月26日